



【诗歌宿松】

诗星闪耀 宿久松华

——“中国诗歌之乡”宿松诗歌及诗人队伍小记

◆高嗣照

宿松北倚巍巍大别山，南临滚滚的长江。境内高山、丘陵、平原、湖泊从北向南梯次分布，是皖鄂赣三省八县吴楚文化交汇地，八百里皖江之首。自古山川秀美，物产丰富，人杰地灵。唐代诗仙李白由衷赞叹：“自古有松皆鹤宿，由来无叶不花香。”

据史志记载，从晋朝田园诗人鼻祖陶渊明，南北朝山水诗人谢灵运，唐朝李白、顾况、卢全，宋朝苏东坡、王安石、陆游，元朝丁鹤年，明朝大政治家、诗人朱元璋、刘基、汤显祖，到清代袁枚、朱书、曾国藩、左宗棠等，无不被宿松这片诗意山水所吸引，流连忘返，留下了千古不朽的动人诗篇。特别是诗仙李白于公元755年、757年两度来宿松访问或养病，与当时的县令闻丘结为好友，在南山筑台读书，吟风唱月，留下了《赠闻丘宿松》、《赠闻丘处士》等6首诗。其中“夫子理宿松，浮云知古城”、“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等名句，仍在民间广为传颂。

当代宿松诗人辈出，诗歌是宿松一张最亮丽的名片。早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84年就成立了“松兹诗社”、“罗汉尖诗社”、“芦笛诗社”

等，编辑出版了《松兹诗选》、《罗汉尖诗报》、《大别山诗报》、《芦笛诗报》等民间诗歌报刊，在诗坛引发强烈反响。

宿松诗歌多次以“方阵”的形式刊载在国内知名报刊上，如《诗歌月刊》、《诗选刊》、《上海诗人》、《青春诗歌》、《黄河诗刊》、《作家天地》等全国十多家诗歌名刊、名报，频频推出“宿松诗歌方阵”。“宿松诗歌现象”迅速成为诗坛关注和认可的佳话。尤其是在2023年，中国诗歌学组织的“宿松中秋诗会”现场直播活动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关注和支持，该活动组织了重量级的评委和专家，现场朗诵和点评宿松当代10位诗人的诗歌，使得全国在线观看人数飆升到一万余人，创中国“诗歌地理”人气指数高峰。

宿松当代诗人队伍人才辈出，在全国市、县少见。在全国或全省较有影响的诗人如星星一般耀眼：50年代就闻名中国诗坛，诗歌被收入小学课本，已90岁高龄的老诗人王振寰；候选国歌《中国、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作者，著名军旅词作家、诗人贺东久；出席“青春诗会”、曾任《诗歌月刊》编辑，著名诗人

祝凤鸣；当代著名诗歌诗论家、上海外国语大学诗歌研究所所长、教授杨四平；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当代著名诗歌评论家、诗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庆祥；出席“青春诗会”，重庆外国语大学教授、诗人朱周斌；《作家天地》诗歌编辑、诗人石玉坤；《银河》文学杂志主编、诗人叶友贵；《安徽青年报》主编、诗人汪小雅；《安徽作家》主编、诗歌评论家、诗人木叶；安庆师范大学教授、诗歌评论家、诗人金松林；宁波市文联主席、诗人张驰；曾任宿松县融媒体中心主任、中国作协会员、诗人刘鹏程；中国作协会员、著名诗人司舜；安庆市作协副主席、诗歌学会副会长、女诗人余琳芳；曾任宿松县文联主席、诗人浪濯；著名作家、诗人吴忌；著名诗人刘奇华；中国作协会员、著名诗人黄葵；著名女诗人、画家刘晓萍；池州市文物局局长、诗人吴先耀；《翼象》主编、诗人许洁；《诗黎明》诗刊主编、诗人陈晓松；央视记者、中国作协会员、诗人石一龙；《诗歌报月刊》“2023年度早最佳诗人”徐勤林；知名诗人刘升华、张向荣、朱亚夫、张劲松、刘腊华、徐后先、夏复田、李朝

阳、叶松丽、祝凯鸣、刘思承、石泽丰、潘青、江郎、北岸、石学军、胡松本、夏课先、吴良恺、叶玉华、陈丙现、张妙安、朱刘德、木木（女）、陈红（女）、洪海荣（女）、周志全、高嗣照等，诗人们都是天空中一颗颗灿烂的星星，一直在默默地发光发热，照亮着人们前行。

因为宿松诗歌佳作频出、人才涌现，在中国诗坛有一定影响，2008年被中国诗歌学会授予“中国诗歌之乡”荣誉称号，宿松因“诗歌”而擦亮了自身的名片。

更令人可喜的是，当下宿松诗歌后继有人。80后，90后，00后宿松诗人如雨后春笋，叫得响的有很多：如出席“《十月》诗会”，诗歌评论家、女诗人、安徽农业大学教授司念，宿松诗歌学会会长范国斌，副会长肖丁丁、许韧、许无咎，还有刘修远、江浪、汪乐（女）、吴祥龙等，在诗歌名刊频频露头，在诗坛小有名气。

在诗人刘鹏程、司舜、高嗣照等人的倡导筹备下，“宿松诗歌学会”于2023年春天正式成立。学会成立一年内，诗歌活动举办频繁，

诗歌成果大量涌现。全年组织了四次大型诗歌活动，且诗人们一月一次小聚会。如“复兴诗会”与宿松诗歌学会成立；“九姑诗会”与刘升华诗歌研讨会；“诗人走进东箭”与一线企业联姻；栖贤堂“宿松诗歌学会”挂牌与安庆诗歌学会联动等系列活动。

值得赞扬的是《安庆日报·宿松周刊》的重要创举，一年内连续两期副刊整版推出“复兴诗会”、“九姑诗会”两个诗歌专版，三期重点推出诗人高嗣照《印象宿松》系列组诗。周刊积极响应县委、县政府擦响“宿松中国诗歌之乡”名片的号召，全力支持“宿松诗歌学会”的传承和发展。

因为宿松诗歌学会的激励和带动，2023年宿松有11名诗人接连登上《诗歌月刊》的诗歌殿堂，引起诗坛注目。分别是司舜、刘鹏程、许无咎、徐勤林、余琳芳、高嗣照的组诗，及许洁、陈晓松、范国斌、肖丁丁和汪乐的诗歌。

宿松是诗的宿松，宿松是盛产诗歌和诗人的故乡。展望宿松诗歌的未来，宿松“中国诗歌之乡”的名片需要擦得更亮。宿松诗歌需要传承、复兴和光大。诗歌是人类的精神火炬，也是人类高品质生活的精神需要。在这个物质得到满足的年代，我们更需要诗和远方，用诗歌照亮我们的灵魂，温暖我们的生活，慰藉疲倦的心。宿松诗歌是辉煌的，相信明天会更加光明。这就需要“宿松诗歌学会”带领全县诗人队伍冲锋陷阵，一往无前；更加需要全体诗人们发挥慧明才智，扎根于生活，创作出更多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诗歌作品，让宿松“中国诗歌之乡”的名片永放光芒。

【古韵新篇】

岁末回首 元旦感怀 新年寄语

◆朱燕翼

日月如梭近岁终，蓦然回首感重重。流年驰隙躬身健，四季平安瑞气融。纵揽山河频入镜，壮怀家国喜行踪。余生志愿酬多少？凛冽寒冬屹老松。

◆罗良勇

日历翻开新一页，神州万里换新天。逢凶化吉民生愿，纳福呈祥喜事传。圆梦工程开马力，航天科学续新篇。英雄国度全球敬，凤翥龙翔勇向前！

◆贺天送

掀开日历又龙年，一派生机别样天。元气氤氲沾厚泽，山川旖旎炫奇观。吾今白发催人老，案笈经书下笔端。惟愿世间家国顺，清源正本享欣然。

【散文诗】

时光与岁暮（组诗）

◆张向荣

李白在宿松的某个夜晚

两次来宿松的李白 肯定选择这样一个夜晚 与县令闻丘相对而坐于对酌亭 清风吹拂着他们的长髯 明月朗照着他们灿烂的心情 不谈喝酒不论诗 只说些家长里短 说些百姓日子的好与歹 于是便有“夫子理宿松”的记录 有“飞鸟还旧巢 迁人返躬耕”的画

图 这是两人之间一次心与心的紧握 也是一次情与情的相拥 说到动情处 李白也一定醉意醺醺 尽管他整晚滴酒未沾 他为闻丘的政绩所折服 为闻丘的推心置腹所沉醉 或许是有这样促膝而谈的夜晚 才有闻丘的“望先贤而知不足” 也才有李白“不减陶渊明”的感慨

叩访南台山

从南台山下来时 太阳已经躲到河西山背后

借着大地的余光 我们一次次将那书台回望 这是一次寻访诗人李白之行 也是寻访县令闻丘之行 没读过闻丘见诸史籍的诗作 不敢肯定他平时是不是也吟诗放歌 不作诗不影响他对李白的仰慕 不放歌不妨碍他与李白成为挚友 透过历史的滚滚烟云 我们看到这一对朋友的真诚相交 读到一段人间珍贵的深情 南台山告诉每一个叩访者 这一段友情温暖过李白的人生 这一段友情滋养过闻丘的品行

河流

面对一条波翻浪涌的河流 可以去探究它的发源和流向 也可以不去过问这些 它的存在有时与你有关 有时与你无关 风风雨雨它都应该承受 从一条河流旁经过 可以停下脚步观赏流水浪花 也可以自顾自地离开 河流不会在意你的什么 你在不在意它的事 那只是你自己的事

年味渐浓

孙春旺 / 摄



【美文】

冬的色彩

◆龚万城

春日的嫩绿被赞为一抹生机，那冬之绿能否称其一方绿意，或者一帧深沉的绿？这样的形容似乎缺乏厚重和深度，更贴切的或许是万千之绿。虽然冬日的绿意远不及春日那般盎然，但它带着肃杀之意，摒弃浮华，给人以沉静之感。它让人联想到玉中的祖母绿，经历了岁月的洗礼，温情的浸润，恰如冬日的绿。虽然宝石中有着价值连城的帝王绿，但用来形容冬之绿似乎过于世俗，少了些许淡然的心境。成为帝王固然尊贵，却无法融入平凡百姓的生活。

站在小院中享受阳光的沐浴，满眼的花草树木，大多在冰霜雨雪之后呈现出冬日的绿意。这里有桂花树、栀子花树、梅树、山茶花树、秋菊、兰草、铁树、多肉、一叶兰、文竹、芭蕉和太阳花等。它们大多呈现绿色，虽不能称之为气象万千，但也足以称为万千之绿。

高大的桂花树在秋风中摇曳了一季，进入冬季依然茂密的绿叶。浓绿的树冠中藏着斑鸠的巢穴。清晨时分，可以听到鸟儿的鸣叫，有时还能在树下听到翅膀扑动的声音，却看不到鸟儿的身影。到了正午时分，斑鸠会在墙头上晒太阳，一动不动，仿佛进入了一种禅定的状态。

腊梅是一种特殊的梅花，它的叶子半黄半绿，枝头挂满了豆粒般大小的花苞。红梅是报春的使者，而腊梅则是冬天的花魂。李时珍曾说：“腊梅原本并不属于梅类，但因为与梅花同时开花，香味相近，颜色似蜜蜡，因此得名。”腊梅并非蜡梅，古代的女子会将蜡梅花作为头饰，还会将蜡梅枝放入衣柜中增添香气。

秋菊在冬季依然盛开，金黄和粉红相间的花朵在绿叶的衬托下显得格外醒目。虽然冬之菊已经失去了生机，但它们是秋天留下的最坚韧的花朵记忆。去年我亲手种植了秋菊，从粗壮的枝干上剪下几段，用白醋自制生根水浸泡枝干，再将其插入湿润的土壤中，轻轻覆盖上塑料膜等待生根发芽。在我眼中，即使是冬季，这株秋菊依然绽放着辉煌的光芒。

有两株铁树栽种在釉缸中，曾经繁茂了几年。然而在前几年它们一度枯萎。后来从旁边长出了新叶，但并未持久。更换了缸中的土壤后，铁树终于重新焕发生机。铁树的绿色浓烈而刚劲有力，无惧严寒和风霜的侵袭。

山茶花树上挂满了花苞，呈现出锥形的形状。一棵硕大的花苞独立绽放，花瓣大红色如绸缎一般。前些日子观赏万亩茶园时正值盛花期，白色的花朵如海洋一般壮丽。然而这小小庭院中的两株山茶花未免显得有些微不足道。然而这朵独立于花群中的红山茶却展现出一种霸气的气质。

兰草的绿色柔和而宁静，它们大多属于春兰品种。几盆冬兰经过多年的生长后只有一盆在初冬时分生枝开花。每天观察它时都有不同的感慨。冬兰是珍贵的品种，它厚积薄发、耐寒耐寂，散发着一股幽雅香气。

三姑名叫胡菊花，宿松下仓人，今年92岁。她耳不聋、眼不花、手脚灵便，说话思路明、声音亮、吐字清楚。三姑说，她一闭上眼睛，总能看见一群衣衫褴褛却笑容真诚的汉子。他们藏在芦苇丛里，脸膛黝黑，牙齿雪白，眼神清澈。三姑说这些话时，声音轻柔，语气舒缓，眼神温暖。她望着远方的天空，那里飘浮着一朵朵白云，像洁白的成堆的芦花。那应该是民国29年的秋天，三姑说，那时她大概八九岁的样子。

三姑说，那天她和姐姐划着一只小木船，去黄湖里采莲蓬。满湖都是黄绿相间的荷叶啊，可惜早已没有了夏日的生机——那些荷叶枯萎莲蓬凋零的荷杆上，挂满了因枯透而耷拉着脑袋的莲蓬，像挂着一只只死去的黑色小鸟的尸体。

——当然，年迈的三姑是说不出这些话的，是我根据她的描述想象出来的。

三姑说，她和姐姐就是想搞这些熟透的莲蓬回去，剥出莲子熬粥。那时能吃上一碗稀汤香甜的莲子粥，相当于吃到人间美味。说这话时，三姑的嘴角漾起了一丝笑意，她瞪大了浑浊的眼睛，出神地望着天边那些白云。

“那天，我只穿了一件大裤衩。”三姑似乎有些不好意思，“穷人的孩子根本没有衣服穿，不论男孩女孩。鬼子横行，湖匪猖狂，老百姓太难了！”

那是一个秋日的午后，天空蓝得像一方丝绸，黄湖静得像一块碧玉。三姑坐着姐姐划的小船，就这样慢悠悠划进了芦苇深处。船桨拨动湖水，发出一阵阵哗啦啦的声响，惊起了一只只野鸭，它们扑啦啦地拍着翅膀飞向了远方。

三姑的视线被其中一只麻花色的小野鸭吸引。它从芦苇丛里冲出来，使劲扇着翅膀，带飞了一片芦花。三姑以为它会飞远，没想到它只是扑腾了几下，又一头掉进了芦苇丛。密密的芦苇丛被砸开了一道小小的口子。

透过这道口子，三姑看到了一双清澈透亮的眼睛。

眼睛的主人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面庞清瘦，眼神坚定，皮肤黧黑。他穿着一件破

【小说】

三姑

◆黎泽斌

旧的灰麻色粗布无袖衫，露出两只精瘦的肌肉鼓鼓的胳膊。三姑发现他时，他正蹲坐在一条小木船上，手里端着一支长枪，枪口瞄着远方。他的旁边，还有两个端着枪的汉子，一样的衣衫褴褛，一样的全神贯注。其实，芦苇丛里隐藏着三十多条这样的小船，潜伏着三十多名战士。

“早就听说黄湖里有新四军，专打鬼子和汉奸。”三姑说，“没想到那天碰到了。”

当时还是小女孩的三姑差点大声惊呼起来，但被那个小伙子用眼神制止了。他对着她使劲眨眼睛。三姑明白了他的意思，立刻用一只手捂住了自己张大的嘴巴。

与此同时，远处传来了柴油机的轰鸣声——鬼子的征粮船来了。姐姐很熟练地把船划进了芦苇丛。她们

的小船跟小伙子的船紧紧挨在了一起。小伙子放下了枪，挪挪身子，一屁股坐在船上。他一举手，将无袖衫从头顶上脱下来，扔给了姐姐，再朝着赤裸上身的三姑吹了吹嘴。

三姑虽然瘦得像只猴，但扎着一条长长的辫子，是个长相好看的小美人。姐姐似乎跟小伙很熟，懂得他的意思。她捡起衣服，帮三姑穿在了身上。

“鬼子无恶不作！连老奶奶、小姑娘都

不放过！我的大姐就是死在他们手上的！”三姑说，“那个叔叔是怕我没穿衣服被鬼子看到……”

无袖衫穿在三姑身上显得很大，遮住了她胸前即将绽放的花蕾，盖住了她细细的腰肢和瘦弱的身躯，像一条宽大的裙子，笼罩了一切。三姑闻到了衣服上的汗臭味，有些嫌弃，但姐姐一把按住了她的肩膀，让她蹲下。

鬼子的机帆船行驶如飞，眨眼间就到了三姑他们眼前不远处的航道——那是汉奸为了讨好鬼子，押着渔民特意开辟出来的。鬼子驾驶机帆船行驶在没有水草的湖面上，像骑着大洋马奔腾在马路上一样傲慢。

枪声就在这时猛然从芦苇丛里率先响起来。子弹打得芦花像漫天飞舞的柳絮，枪声

震得三姑的耳朵嗡嗡作响。她吓得一下子瘫倒在船舱里。

枪声噼里啪啦。偶尔有手榴弹爆炸的声音。枪声和爆炸声里夹杂着鬼子惨叫的声音、人体落水的声音、子弹击断苇秆的声音、野鸭惊慌逃窜扑腾翅膀的声音。

三姑惊魂甫定，恍惚间看到姐姐也端起枪对着鬼子射击——她也成了一名战士！或许，她原本就是一名战士！

枪声大约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枪声停止时，三姑才敢从船舱里爬起来。她看见天空已经被落日烧得通红，跟此时被鲜血染红的湖水一个样。

鬼子的征粮船被炸翻了，一半沉到了水底。湖面上漂着十多具黄衣服鬼子和黑衣服汉奸的尸体。

三姑突然听到了姐姐的哭喊声。姐姐大声哭喊着“虎子！虎子！”——一个年轻汉子蹲着身子，紧紧搂着那个叫虎子的小伙子。

虎子赤裸着上身，眼睛紧闭着，胸口处有一个鸡蛋大小的血窟窿，正往外冒血泡……

“虎子叔牺牲了。”三姑浑浊的眼神里有泪光在闪烁，“他把身上唯一的衣服给了我。他为了保护我们老百姓的粮食……”

实际上，我的三姑胡菊花是一名老革命战士。那次战斗后，她和姐姐，也就是我的二姑胡菊兰，都跟着新四军走了。

二姑1942年牺牲在华阳河。三姑1950年从部队转业到宿松民政部门，终身未嫁。

